

瞿秋白 著

Qu qiubai

俄国文学史及其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国文学史及其他/瞿秋白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8

(大师谈文学)

ISBN 7-309-04094-5

I. 俄… II. 瞿… III. 文学史-俄罗斯 IV. I5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0910 号

俄国文学史及其他

瞿秋白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孙 晶

装帧设计 孙 曙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6.75 插页 2

字 数 151 千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 100

书 号 ISBN 7-309-04094-5/I · 267

定 价 1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瞿秋白(1899—1935)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富有才华的文艺理论家、作家、翻译家。他是中国翻译俄苏文学的先驱,他在其生命的最后所写下的《最后的话》中曾认为自己最擅长的还是俄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

本书收入他 1921—1922 年旅俄期间所写的《俄国文学史》,1927 年曾作为蒋光慈著的《俄罗斯文学》之下篇由创造社印行,后以《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为题单独收入《瞿秋白文集》。本书为研究俄罗斯文学及其对五四一代中国文学影响的极其有价值的资料。全书共分 19 章,从俄罗斯的民间文学、古代文学讲起,遍及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大家,直到十月革命前为止,是一部较为完整的俄罗斯文学史纲。除此之外,本书还收入作者评论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文章多篇,大多为上世纪三十年代作者指导左翼文艺运动时所写的文艺随笔,有着极强的史料价值。

为了尊重原作,除了个别标点及明显的排印错误外,本书的一些习惯用法及其措辞均依旧原文排印,其中个别不符合当下习惯者,请读者谅解。

目 录

俄国文学史	1
关于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片断	72
艺术与人生	118
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	123
欧化文艺	143
“我们”是谁?	149
荒漠里	153
谈谈《三人行》.....	158
革命的浪漫谛克	165
郑译《灰色马》序	169
“自由人”的文化运动	184
论翻译	189
再论翻译	198

俄国文学史

一 民间文学

俄罗斯伟大的民族，成就他千百年来文化，正因为他跨欧亚两洲，融合黄白两种人种，陶化无数小民族，——大俄罗斯人是东斯拉夫民族和芬族的合流，——而且经过几百年的磨难，几次三番的摧折，——鞑靼蒙古人的蹂躏，波兰日耳曼人的倾轧，发展上受巨大的障碍，可是民族性却得有深刻的锻炼；——此种文化的过程，难怪他光芒万丈。文学是这文化之光的一面，最足以显示俄罗斯民族的经过的。然而民族的伟力不就是他的文学，——他的文学仅仅是民族性的文字的表现而已。没有文字以前，俄罗斯民族已经生存发展，那时社会生活的菁华已经凝聚而成民间口传的谣谚，——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基础，已经树立于此。

最初的俄罗斯民族是多神教的；他与东欧残酷的自然相斗，也当然先堕入霜雪冰风日月雷电的神秘世界。那时俄罗斯民族的原人生活，要和自然相斗，更要自己组织，就必须对自然有所解释，对自己有以自律，——于是因为要记忆并传授这些神话的智识和道德的格言，就发生有韵的谣谚歌曲，——所谓“民间文学”。一定要到社会生活复杂，一切必需的知识，已非口传耳受所能记忆，那时方有

文字的记载。所以口头的文学先于书面的。——固然,文字发生以后,俄罗斯的民间口头文学仍旧有,——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中,俄某一县的民间“急调”尚且可以订成厚厚的一本,——然而文学的重要位置始终已经为文字的作品所占,而发展的途径也就不同了。

古代俄罗斯的民间文学,大约可以分几种:礼歌,故事,祝辞,格言及情歌。

“礼歌”里保存着不少古俄“异教”仪式的陈迹;基督教输入之后,至今也还没有能完全占领俄人的“心灵”,所以民间宗教便成所谓“二元信仰”,而礼歌之中就有混合基督及多神二教的痕迹:如“圣神节长成在基督圣诞节的前一天呀”,这类异教佳节的礼歌,往往叙述当时祭祀日月等神的仪式很详,如迎春歌,圣神歌等类;至今还有保存着圣节卜运,新年撒谷等风俗的地方,仍旧唱这些歌,作为一种娱乐。礼歌之中,有一种是“婚歌”;古代俄国婚礼的仪式很繁重,各种礼节举行时都有歌;大概这类婚歌所唱的,是新妇嫁前嫁后的光景心绪,以后的家庭生活,当然亦有团圆富贵的吉利话,以及服从公婆夫婿的教训话。再则,还有一种是“丧歌”;俄国古葬礼里亦有所谓“哭丧的”,——孝子孝孙所雇来的代哭人;这种哭丧的一面哭一面唱的歌词里,往往说死神是老妇或美女,说阴间路怎样险阻,死者怎样跨云拨雾的到东方去就日月。丧歌之中显然可见古代多神教对于死的概念;然而哀吊死者的深情,也往往描写得非常之有诗意。

“故事”大致是初民之思想的具体化;一切思念还不能表示于抽象的推理,所以往往以具体形象比拟说明,藉此记忆种种对于自然的解释,或是对于人生的想像。俄国古代故事之中,每每可以发现

许多东方民族的影响，——邻居的传述所致。故事有三种：一，神话的，叙说日月风雨冰霜怎样布施行善或是残暴贼杀。二，禽兽的，描写狐熊兔狼等的行动，大致总是说狐狸是奸猾的，熊是蠢笨的，——传述下来的故事，往往表现初民对于禽兽的观念，愈古则愈神秘，甚至于以为禽兽是高出于人的神物。三，人事的，述说人事的关系，如公道与不义，后母与继女；幼弟是傻子，而长兄自私自利；——其中的伦常关系往往以禽兽相比拟，如狼父狐女，狼兄狐妹等；此外，还有说及初民之残酷的复仇式的刑罚的，如磔死，活埋，缚人于马尾之类。

“祝辞”是多神教时代的祈祷文；不过祝辞的作用像符咒，以为能指使人或兽的行动。念祝辞时有一定的仪式，所以大致祝辞总有几段：一，祝者自述行动；二，呼召日月等神和基督教的圣徒（保罗等）；三，表示希望；四，比喻所希望的事于自然界的事物；五，发誓。

“民谚”在俄国格外的丰富。有神话的，如“那个天神弄湿的，仍旧是他来弄干”；有历史的，如“真像马味打仗，一味空缠”；有人事的，如“家里面好好的，也就用不着掘窖”。

“情歌”所包括的民间生活很广，可是他的发生也较晚。大致情歌叙及女人的居多，说她们在娘家时的自由，在婆家时的苦恼；可是亦有许多讲男子的失败的恋爱，义侠的事迹，或不白的冤屈等；——近代这种口头文学就是“浪漫诗”或者所谓“急调”，——是民间文学中艺术上的价值最大的。

可是由历史的观点看来，古代民间文学能表现当时的社会生活，——价值就已经很大；况且较晚的时代，还能够流传下来许多关于史实的歌曲，当然更有意思了。

俄国民族的古代生活有许多反映于所谓“旧话”之中。此等“旧

话”，大致历叙列朝的史实，是编就的韵语，可以歌唱；固然口头的传述，加以俄国古代战役太多，往往年月混淆，史事讹误，——然而文学上的兴味至今还是很浓厚。——每当佳节，大家环坐，请说书的来唱“旧话”，也是一件韵事，普通平民之间直到现在还有这种风俗。“旧话”中专述古代英雄的事迹，将军勇士的传略的——称为“战士歌”。后来叙述史实的诗歌，往往有专纪一事或专述一代的，——大半都是历史上最大的变故，如鞑靼时代，伊凡第四时代，伊凡第四大婚，征西伯利亚纪等。这种又特别叫做“史歌”。

“旧话”最重要的有两集：一，《基辅旧话集》——基辅是古俄的京师，此集中的主要人物是红日王符腊狄美尔，古俄万国的先王天子。二，《新城（诺夫郭洛德）旧话集》——新城是斯拉夫民族的古共和国，有“民会制度”，此集中的主要人物是蒲斯拉叶夫，镇压农民的贵族，和塞德夸，商业阶级的代表。

二 古代文学

民间文学都是口传的，直到十八世纪才有学者整理旧时的记载；不但如此，民间文学大概是当时普通平民所朝夕歌唱的，或者礼拜堂举行仪式的时候和着巫祝同唱。及至后来，如“旧话”中之所谓南俄“念辞”——亦是史歌，——方才由专职的“琴师”说唱。所以“念辞”的韵脚格外严格，其他民间文学往往只有音节，便于记诵而已。总之，此等作品都是不知作者，不著文字的。要说古代的文字的文学，应当先说俄国的文字。

基督纪元十世纪末十一世纪初，基督教方才传入俄国；那时，教会圣经等都要求有文字的辅佐宣传，俄国的文字才开始创立。

俄国字母是希腊教士吉黎勒和美复狄两人所造的。俄国的基督教从维赞斯(即今日之君士坦丁堡)教会传来;一切文化典籍都从那里输入,俄国人眼光里认为文化之源泉,直到十五世纪方才别有变动。

那时代的古文学应当分为翻译的和自著的两种;然而大致都很不普遍的,仅仅限于贵族及教会。平民无从满足其精神上的需要,只得仍旧享用口传的民间文学,——而教会方面对于民间文学却多方压制。其结果,所谓文字的作品,大半都是神学方面的,万不及民间文学;虽是“异教”文化,却亲切真挚,不失其为“艺术的真实”;只有极少的例外。直到十二世纪末,政治上大有变动,古天子城基辅改到符腊狄美尔,文化运动亦有统一的倾向。那时方才发现比较好的翻译及作品,——然而这文化的兴起,又突然为鞑靼西侵所打断。至十四世纪,是所谓文学之垂死期;可是十四世纪已经发露新思想,宗教之中有所谓“邪说”发现,俄国人思想的渐趋独立,已经可见。等到十五世纪时,文学思想才开始发展,——倾向于爱国,独立,统一,——基辅的俄国毁灭于鞑靼,诸王又复争夺,文化凋敝不堪,至此乃见符腊狄美尔·苏慈达儿的俄国之复兴思想。

十五世纪,俄国中兴,定都在莫斯科,莫斯科王伊凡第四统一全俄,——更进而驱除鞑靼,到十六世纪而大业告成。于是文化事业和宗教事业亦就统一。伊凡第四的《法典》统一了司法;《家制》统一了风俗。最当注意的,就是那时的文学思想,都认规范告诫为第一要义,承认古时“先王之制”是最理想的,所以复古思潮却成了新运动指南针。不但国内统一,力求秩序之确立及农奴生产的底定,那比较类似于共和制度的沿波罗的海诸国(如新城),已为莫斯科的“君主文化”所镇定肃清;甚至于对外还求伸张:“俄国现在是宇宙间

唯一的正教国家”。东罗马帝国亡后，莫斯科的政治家便倡所谓第三罗马论：“第一罗马是古罗马；第二罗马是君城（亦即君士坦丁堡）；第三罗马是莫斯科；而第四罗马永久不会有。古罗马曾经有统治全天下的威权，君城亦是如此，所以莫斯科便应当如此……”希腊教的正统现在迁入俄罗斯。重仪式而忽教义的思想，使文学中亦反映不少夸大拘泥专制的色彩，如此，直到十七世纪希腊教新旧派再演分裂之时。

可是，这一期内的文学思想，随着经济组织之重新破裂（农奴制度确定后之“哥萨克运动”——弃田远遁而为匪），且加以政治上及社会上的压迫，亦就含着不少矛盾冲突。自从十五六世纪“邪说派”发生以来，有所谓“否认神甫派”，“犹太化派”等等，大致反对仪式非常激烈，以至于主张纯粹以理智解释宗教。因此，政府有时也因旧教徒残酷，危及现存社会的根本，禁止极端的保守派。此外，还有一派激而走于虚无：摈弃一切仪式，凭藉一心，行善长乐，便能得神圣的光荣，遽领神悟——这却和维赞斯的神秘派一样，说这种神悟，只有根基深的人才能领会到。正教派，邪说派，神秘派三方面的斗争，以十六世纪为最甚，——政府领袖的正教当然能用极残酷的手段和温情的政策双方并进地克服其他两派。至今典籍之中，还可以看见这些宗教斗争的陈迹。

古代的俄国文学，大致而论，差不多完全没有艺术性，至多只讲求字句的排列，章法的先后，这只算是修辞的工夫；其实这些工夫也很少，因为书籍都是神圣的，出乎道德和信仰的范围便是离经叛道。因此，当时社会生活的停滞可见，至少可以说“读书人”的社会确是如此，所以一本书，过了一百二百三四百年还在翻来覆去的读，又可以说绝对没有时代性。

三 俄国文学之中世纪

在这种时代的文学(自十一至十六世纪)充满着黑暗龌龊腐朽死寂,可以称之为“中世纪性”的。虽然,这一期的作品,经过严密的考据,对于史实亦有绝大的贡献,——发现那牺牲,克己,忍耐,坚决的俄国民族性之社会的来源。天下哪有再沉闷过于世界史上的所谓“中世纪”?然而中世纪给文学不少诗境。俄国这一期的文学,正当中世纪之时,它的性质又正是如此!我们且略述这时期的重要作品。

十一世纪至十二世纪的作品可以分几种:一,杜罗夫斯基等神甫之“垂训”;二,圣徒传;三,“行程”,纪圣徒旅行圣地;四,“纪年”,古史记载。十二世纪十三世纪初的古文,最确实而且完全可读的,要算《纪依鄂尔之役》一碑,记一一八五年依鄂尔征波洛夫族之役。著者大约是当时的侍卫,不但有美文的手笔,并且论述出征失败的原因,而对于王侯有所箴谏。

十三世纪的碑志有:一,《古义》,是反对犹太教的论文;二,教甫谢拉皮昂之《塾训》;三,《纪叙文碑》,其中有翻译有原著;四,萨托池尼克之《祈求文》,是萨氏对王上的种种祷求,其中亦每论述事理;五,《纪俄土灭亡》,亦有与那《纪依鄂尔之役》一样的诗才。

十四五六世纪时的文字传下来的很少。关于统一事业的有:一,《家制》;二,《斯托葛拉夫碑》,叙鞑靼时代后一五五一年希腊正教统一大会的事迹;三,《等第书》,叙帝王的家禁系统;四,《圣读志》是正统教的书目。关于反对“邪说”的书籍,最重要的是《光明使者》。神秘派的,便有《莎尔斯基集》及《老者亚尔铁美集》等等,——

所谓“老者”，便是“受衣钵”的神悟圣师。就是所谓“邪说”的犹太化派，亦有少许著作遗留下来：《逻辑学》，《宇宙学》，《六翼》及《秘密之秘密》。最后，当说苦尔勃斯基的著述，其中最好的是：一，《莫斯科大王的历史》，专述伊凡第四朝的事迹；二，《上伊凡第四书》，这是一部信札集，双方往来的信都有，尤其是互相辩驳的政治问题最有趣味。伊凡第四自夸不受贵族武士的意见，说是王权；而苦尔勃斯基却有向王上争公权的倾向；他在他那时代，可以算得很博学很新进的思想家了。

四 俄国文学与西欧文明

俄国文学的“真”，还滥觞于古代的民间文学；文学中的“教训主义”，也早植根于文字发现之初的教会文化里；独有他的“美”之初步不得不借重于西欧的城市文明。俄国接近西欧的倾向，在十五世纪末就已经发现；十六世纪一百年之间有不少事实，足以证明俄国迎受西欧文明的趋势。虽然有波兰瑞士的阻梗，然而莫斯科政府仍旧能聘请许多外国艺术家，建筑家，医生，艺师，巧匠；而在莫斯科旁划出“哑人自理区”做外国人居留地，——向来俄国称外国人做“哑子”，现今“哑子”已成德国人的专名了。再则，十六七世纪时，莫斯科诸王侯渐渐豢养外国兵士，宗教运动中的学者又往往和西欧宗教改革的思想相影响；甚至于复活祭的仪式反而模仿罗马；——凡此一切不能不令文学思想里发生倾向西欧的趋势，这种文化的吸引力，不期然而然的成就了俄国文学的复生。于是发生不少翻译的书籍杂志：宇宙学，医学，历史，地理，辩论术等，——大半都是从拉丁文里译出的，亦有是从德文，荷兰文，波兰文里来的。小说居然也有

翻译,最有影响的便是《罗马事》和《大镜》两集;《罗马事》纯是小说,极有趣味;《大镜》固然是小说体裁,但已寓道德规律于俚谈俗说之中。此种小说,还有许多是武士的叙传,有几种通行遍于俄国平民群众之间,至今还有。

十七世纪末,因模仿西欧而有俄文原著的小说,那时文学思想方见一大转机:已经完全叙述世俗的事物而不限于教会。再则,原著小说已经能显出很有趣很亲切的民间习俗。尤其是男女爱情,如《符罗勒与安娜》,还有家庭关系,如《安娜与双亲》,以及《洛夫赤夸夫与符罗勒》,——描写贵族武士与臣民下人之间的关系。

从前俄国受维赞斯东罗马式的教化,向来认戏剧是侮圣犯上的;到十七世纪方才发现戏剧。——固然,戏剧的内容还仅仅取材于《新旧约》以及历史,然而有戏剧发现已经是俄国文化史里的大变故。戏剧的发现正在亚列克谢衣王朝,那时有一派武士和南俄学者,算是当时的“西欧通”,如波洛慈基,美德维乾夫等,得王上的欢心,以输入西欧文明自任。因此,初设立希腊和拉丁语两学校,随后更创办学院。可是结果不是这一派人当学院的领袖,却是所谓“希腊派”当领袖,——十七世纪末因西欧文明势盛而引起反动,这种反动派便标榜希腊教。

希腊派和拉丁派(西欧文明派)之争,一直延长到彼得大帝时,拉丁派得了最终的胜利,方才终了。虽然在表面上看来,拉丁派领袖美德维乾夫被斩,至今形式上还保留希腊正教,——其实真义方面,是窃取路德新教,在社会政治方面更完全是采取拉丁派的文艺科学观。俄国民族的经济斗争促起如此之紧迫的需要,竟引起政治上,社会上,人生上,文艺上的剧变,——彼得大帝乃不得不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执行这种使命。

俄国文学思想除上述的以外,还有宗教分裂的影响;当时的宗教受社会生活中——由自然经济进于交易经济的急流,改革派的影响力不期而大增。于是发生修正《圣经》的事,因此引起教徒的分裂。新派自己有拥护改革主张的书籍,如《亚华苦摩集》之类。分裂派或旧仪派就以为“宇宙间唯一的正教国”里尚且发生修改经文之事,想必世界末日定要到了,于是也出现好些著作,论末日裁判和天堂生活。

到彼得时代,这种斗争已经稳定,而各方面就开始“大改革维新”,振兴工商业,——文学方面亦是如此。彼得自己不但选择各种学术书籍,令人翻译,而且往往亲自指点译法;“好好的去改,不要文绉绉的斯拉夫字,而要简简单单的俄国字!”当时遣派留学西欧或是调查的人很多,于是有许多游记。其中最有趣味的,却不是正式的报告,而是私人的杂记。黑暗的俄国人骤然堕入光明的西欧;只见“各处唱歌跳舞,却又没有醉人”,“维纳细亚的女人又强壮又美丽,常常喜欢消遣游戏,而不爱女红,却又不堕入恶欲”,更看见家庭生活里夫妇的互敬,国家城市生活的繁盛。此种新的接触,自然使俄国自己的诗歌戏曲也因之大发展起来。

十八世纪初,俄国的新文学之中康德美尔之滑稽文确当首先占一位置。这种滑稽,刚刚适合当时社会的需要:现实生活之中无限的畸形现象,——审判官在书记朗读文件的时候,靠着椅背睡觉,算是他的天职;神甫硬要否认科学;世家大族妄自尊大,却忘了“德行为先不问身世”。总之,一方面守旧派盲目的保守,别方面维新派只学皮毛。所以康德美尔的滑稽文学可以算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俄国社会的自觉。此后随着就是古典主义,固然在文学的形式方面,利用旧古典及西欧文字,得以大加整顿,制造新模型,建立新系统,然

而在社会意识方面,比较的便少所表现。

俄国文学的伪古典主义盛于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尚且还有余势;它的特征在于:一,模仿西欧诗文的派调;二,注意外表形式的典丽。西欧的伪古典主义,不但题材大致取于历史古典,而且文学形式方面亦有一定的规范(如三一律之类);他对于社会的精神需要,往往不能满足,——因为本来不注重文学的内容。俄国的伪古典主义自然也相仿佛。那时的洛莫诺莎夫^①,狄尔遐文^②,苏马罗夸夫^③,都是这一个主义的代表。然而洛莫诺莎夫倡国语的文学,订定俄国文法;于形式方面,伪古典主义派已经开始扫除死板的教会斯拉夫文而锻炼出新的文言——文学的言语,实在是伟大的功绩。而且,因社会生活受西欧的影响而流变得格外急促,大多数俄国的伪古典派(除苏马罗夸夫以外)都不得不于形式之外兼顾及内容,指斥当代的积弊,——比较西欧的伪古典主义略有不同。

十八世纪之末,当女皇加德邻第二朝,西欧的文化已经渗入俄国上流社会很深;国内经济因受西欧市场的影响而大有变动,促起文学界对于社会生活里各种问题的兴味。腊第师赤夫的《旅行》^④里仅仅描写从圣彼得堡至莫斯科的途程,已经彻底暴露农奴制度的残酷。就是伪古典派风委晴(Fonvizin, 1745—1792)^⑤,为“赏美罚恶”的原则所束缚,尚且对于当代社会的弱点能极力揭出:如俄国上流社会的“法国迷”,俄国人性情的粗蠢,地主对农奴的暴虐,审判制

① 现在通译为罗蒙诺索夫——编者注,以下均同。

② 现在通译为杰尔查文。

③ 现在通译为苏马罗柯夫。

④ 即拉吉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

⑤ 现在通译为冯维津。

度的不公道等等。加德邻第二时代的讽刺杂志大致都是如此的倾向。法国十八世纪的哲学思想：尊重人格，人道主义，个性的权利等也随之而传入俄国，——俄国的“经济的自强”已经不容农奴制度再加阻遏，非要求自由发展不可了。

文学思想的渐切于现实生活，当然因此而已经辟了一条大道，——以前的“读书人”式的文学已经不能生存，于是俄国文学的伟大性：“引文化的理想入现实生活，令现实生活反映于文学形式”的一原理，就在此时下了种子。再则，十八世纪末文学界的事迹里，还有一事不可不注意及的，——就是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波波夫，马嘉罗夫等）。因此，文士的思想得受平民的教训；现实与文学的接触联结融洽得以更进一步。文学的所以不死，正因为他和活的现实相陶融，说得出“人话”——平民群众所要要说而不会说的话，表现出当代社会的情绪。

五 俄国文学之黎明

十九世纪开始，俄国史上最重要的事实便是十二月党的革命，——俄国的社会生活大受其震荡；革命前后十余年的社会情绪大致都回绕着这所谓根本问题。十二月党诗人蠡列叶夫（1795—1826）的著作《公民的勇气》，单他这部书名已足以开文学中的新时代，——就是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之第一箭，——是当时俄国现实政治的艺术上的表现。

虽然，俄国的政治变革，共和民主的要求亦是受西欧外来的影响；文学思想尤其是外铄的居多；所以模仿而来的情感主义（Sentimentalism）等往往在最初期不大切于俄国的现实，因而色彩不浓，

势力也不久。只因实际社会动象的反映,俄国十九世纪初期的文学乃能扫除这些“荆棘”,而大踏步地走上十二月党所开辟的道路。所谓情感主义其实已是接近现实,摆脱古典主义之读书人式的文学的第一步。伪古典主义的题材往往偏于英雄贵族,而情感主义便表现下层阶级普通的人性,亦因困苦艰难而大有以自见;俄国的情感派特善于描写农民,那也是自然的。可是情感主义还只见抽象的人,而没有丝毫民族性及时代性,——很笼统概括的。

嘉腊摩金(Karamzin, 1766—1826)是俄国情感主义文学的第一人。他的著作《旅行的俄国人的信》,表现俄国人对于西欧的感想。著者处处叙述自己的情感,——仁爱悯恻的深意,自己心灵上的经受,对于自然景物的感慨,——那种细腻的情绪,有时不免于忧伤。《可怜的丽莎》里,更形容普通人的忧患心绪,——虽是庸庸碌碌,却很有纯洁高尚的性情,能发深情挚意。嘉腊摩金的情感主义得着这派西欧文学的优点和弱点,虽然不能表现俄国社会的亲切的需要,却处处警觉人道正义的动机。他还有一部《俄国史》寄托他爱国的深意,不但做了不少考据旧籍的工夫,并且锻炼出记叙的美术文词。他尽力证明俄国国家统一的必要,说明非此不足以促进政治文化的昌盛。他以为历史应当是道德的训教典籍,——对于丰功伟绩的人物加以褒奖,对于奸邪僻佞的就应当口诛笔伐。其实,俄国的农奴经济崩败,亟亟要求与当时的列强并驾齐驱,况且那时社会生活日益复杂,急需新的精神力量来维系社会间的新秩序,——那种爱国的热忱,细腻的情绪,难道只是嘉腊摩金一人的创见么?

浪漫主义(Romanticism)亦是那时从西欧输入的文学思想。俄国的浪漫主义比情感主义的色彩更淡。西欧浪漫文学的兴起,为着是攻击伪古典主义的形式桎梏,要求简单自然,——文学不但表现